

屯門叢談(一)

梁廣漢

杯渡禪踪

嘉慶年間「王崇熙」修的「新安縣志」中，其中所錄的「新安八景」(按：當日的新安縣即今日的寶安縣。)中有「杯渡禪踪」一景，其實所謂「杯渡禪踪」就是指今日青山及其附近一帶的景色與古蹟而言的。

不過，今天我們所說的青山，實在只是指「青山」這個山而言，原來的「青山」新墟及舊墟，於數年前已被正式易回「屯門」的名稱，而成為「屯門」舊墟及「屯門」新墟，但如今的新舊墟或三聖墟的形貌，已因為受到拆遷的影響，漸漸湮沒，而代之以建於青山腳下的就是將來可容數十萬居民的「屯門新市」了。

青山的位置：

青山(高五八二·九公尺)，位於新界之西南部，昔日新安縣城之南，北接乾山及靈渡諸峯；西隔「龍鼓海」(Lung Tau Road)而與龍鼓、沙洲相對；南眺大嶼山；東傍青山灣(即「屯門灣」)，而遙望九逕山。

青山一名的起源

相信到過青山一覽勝景的遊人，無論從遠觀近看的角度來說，都會使他們感到有蒼翠雄

峻、清幽雅靜的味兒，因此我們可以明顯確切地知道，它之所以被命名作「青山」，實在是

有其非常適當與真實性的。
而「羅香林」教授之「香港前代史」中有言：「此山青葱秀拔，高出海面一千九百零六英尺，故亦稱『青山』。」又今人「菽圃」君之「青山名考」一文中則說：「是山翠然深秀，葱蔥之色，撲人眉睫，其名青山，實非偶然。」以上兩人的見地，確可以代表一般對青山的風景、氣宇的感受呢！

雖然我們對青山一名的來源及意義有了這樣適當的解釋，但是「青山」的名稱，究竟起源於何時呢？歷來說法有異，而考諸各歷史、地理的文獻亦少有闡述，即如縣志、府志等皆無明確的記載，故其名究源於何時，亦難以斷定，也更難為人所理會。

但是於「青山名考」一文中則有以下一段的記載：「青山一名必最近始有，光緒四年重修之廣府志，皆載有屯門山、杯渡山、瑞應山、羊坑山、聖山諸名，而青山一名，獨付闕如，即東莞志、廣東輿圖、一統志亦無有載及之者。若青山一名，在當時為土人所習稱者，修志者必不遺之也。」於是由此而推論出「青山」一名之起源不會太早，而只是源於光緒四年

(公元一八七八年)之後。

又寶安「陳競堂」氏的「克念堂詩集成」中於光緒二十七年、民國六年梓行中，所作中有青山之名。因此一般人就推論出青山一名之源起時間大約是在光緒四年至光緒二十七年之間(即公元一八七八——一九〇一年)。

不過，當我重翻各種志書，再深入研究探討，發覺在同治年間「青山」之名已出現於官方文獻中，其所描繪之位置雖然稍有誤，但確實是指今日之青山。現在可分別述說如下：

(1)從文字來推測：同治丙寅年(公元一八六六年)之「廣東圖說」(兩廣總督毛鴻賓等修)卷十三「新安縣」中有「青山」條曰：「青山：城(新安縣城)東南四十里，有青龍頭汎。」(按：今日青山的位置應在縣之南)。又其中「九逕山」條則謂：「九逕山：城東四十里。」(按：「廣州府志」及「廣東通志」皆言「九逕山」是在城南四十里，因此在方位上而言，「廣東圖說」中所述之青山及九逕山位置是與其他志書稍有差異。但是若從兩山的位置來比較及推測，其中所說「青山」的位置當在九逕山之西或西南，因此文中的「青山」極有可能是指今日之青山。

(2)輿圖的引證：道光年間「阮元」修「廣東通志」所載之「新安縣輿圖」中：在錦田之南有一山名「聖山」(即今之青山)，又在「聖山」之東、「大嶼山」之西南繪一山曰「屯門」(山)——亦是今青山之別稱；蓋「聖山」與「屯門山」應是同一山，這裏已把二者混淆了。而後來之「廣東圖說」中之輿

圖裡把一名青山者繪於縣城之東南，其所在之位置亦即「通志」中所繪之「屯門」(山)之位置，所以我們知道這兩本志書所表示的「屯門」(山)與「青山」二者，實屬是「一山而已」。故由此而推論得輿圖中的「青山」，「屯門山」與「聖山」實際上所指乃是同一山，於是我們更可以確信「圖說」中之青山即是今日之青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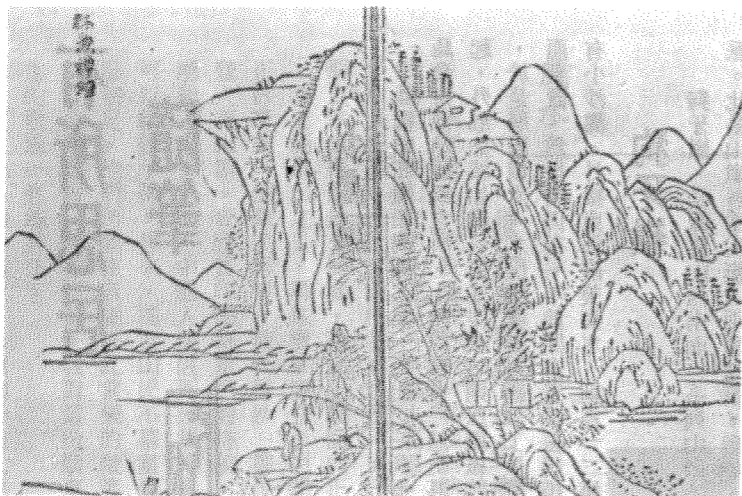
(3)在光緒年間刊行的「廣州府志」，在其「山

川略」中已無載及青山一名及其位置，蓋或以青山即杯渡山、屯門山，而其中之輿圖則仍有青山之位置存在，這與「圖說」中所刊無異，大概是「圖說」之輿圖而作為其藍本！
根據上述各點的推斷，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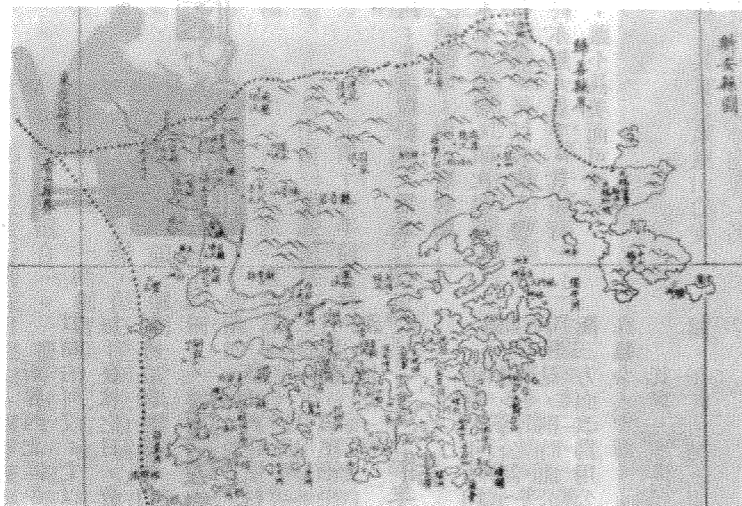
(1)青山一名非源於光緒四年之後，此名早於同治或咸豐之前已極顯赫(迄今已有百餘年，

而其起源可能會更早數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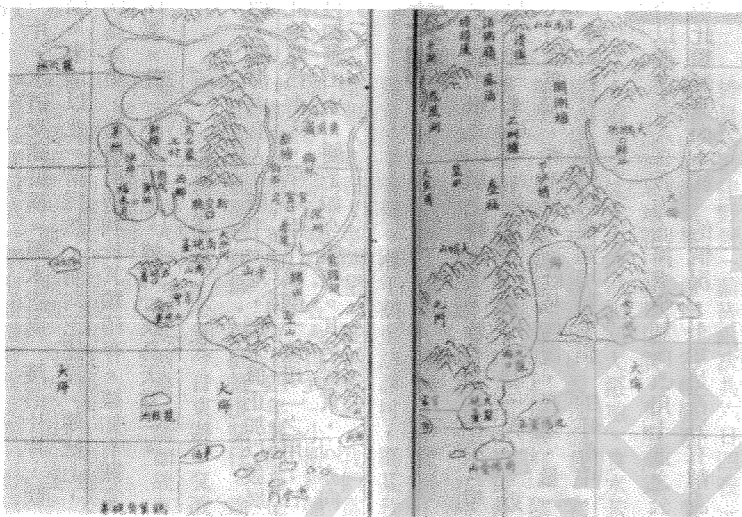
(2)「青山」乃屬土名：因「圖說」中所繪之輿圖很多是參考各商民所繪的水程圖而製定的，而且在此以前和以後亦很少官方文獻論述此名，甚至到民國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之「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中亦有杯渡山等諸名，而青山一名獨缺，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這一個名稱只是民間通用之土名而已！(未完待續)



新安縣八境之一——背渡禪踪。



「廣東圖說」中之新安縣輿圖



「廣東通志」之有關新安縣部分。

有所思居

隨筆



沙橋頭

沙橋頭在糧船灣洲，為一西出之三角形土角；北護糧船灣，為本島漁舟聚結避風之所。土角頂部有一歷史甚久之晒鹽場；場址層層順起，外形如城如堡。據知作業時則以機械將海水泵至頂層，順次瀉落，於是層層積水。水份蒸發後再經加工炒製便有收成。後以收成不豐而棄置，然規制仍在。年前聞有意重振規模，終亦無人着手。其東背有小沙灘，外接東部靜美海水，稱為「二橋」；雖不甚美而可泳。

狗牙嶺

狗牙嶺，是鳳凰山西南面一系列山嶺的總稱。其實是鳳凰山的支脈。此系山嶺各峯尖挺，兩側深瀉；形如犬齒錯列，因以「狗牙」一名之。人體上言，嶺自鳳凰峯兩分向東南及西南兩支散落。東南支又於中段別出一支向南走，即合為三支，從其方向分別稱為「東、中、西」狗牙嶺；然山上攀石遍布、巉巖崢嶸，草樹少生，谷深坡陡，則相去不遠。三支中以東支最長，西支最險。由今日登山起步點計（環山古道可接昂平），行者每需付出比登遊其他山嶺多數倍之精力。走盡狗牙脊後，行者又必須過「一綫生機」及「閻王壁」，然後接登鳳凰坳，或循「天梯」下昂平，或過鳳凰頭轉尋歸路，或自其他支脈回程，全路程花時特久而艱苦極甚。在有勢可循的山遊線路中，遊狗牙嶺這一項目，無異是境內山行最艱險而遙長的一線也。

侯鳥天堂

新界西北區平原一片，水道交錯縱橫。短木處處、淺沼片片，狀似湖泊河汊；尤以竹園、米埔以北一帶為然，而向乏建設。傳統上，每年夏秋之日，皆多侯鳥來集，蓋環境適利於其棲存。據知有關當局亦立例禁獵而力加保護。此一片淺沼地，號為「侯鳥天堂」。

垃圾灣

葵涌新建屋村之西，臨海處有大片廣平土地，迄未真正加以發展，地名「垃圾灣」。此地原為海床，早年用作傾倒「垃圾」之用；日月累積，填壓漸平，再加蓋山土，便是如今模樣。其名從實，固亦向海爭地之一例。

公制、英制

港府歷年所印行之地圖中學凡山嶺之特立者，皆有高度標示。早期所用多為公制（公尺、即「米」）；後來部份改用英制（呎）。近年所見，則時而公制、時而英制，殊不統一。此種情況，在度、量、衡三方面改為用公制以求與世界大部份國家通用制度劃一的呼聲中，殊難令人理解。

其實，本港已開始以漸進方式在各方面揚棄英制而改用十進之公制。在此情勢下而出現此類混亂而不統一的情況，不知是否另有解說？

西流崗公立學校

西流崗有漁民子弟學校，建築頗美。校園之設計及佈置尤具匠心。而朱瓦粉牆，上照天日，於遠處臨望，尤耀人眼目。該校曾參加新界區校園佈置比賽，得亞軍。可見其設置確有可賞。東北區僻遠地區學校現有學生人數如下：荔枝窩公立學校數逾一百人，谷埔培才學校有七十多人，三丫村三省學校約三十多人，本校則有七十多人，學生人數與人口之比率極高。較之榕樹坳、鎖羅盤等地校舍之人去而棄置，可謂得天獨厚也。

荒野筆談



野狼

風水名穴

樸素山民的人生嚮往

兩年前，一次野外活動中，和幾個朋友上大青山，在山脊半途發現一座風水名墳，穴名「犁頭石笑」（近有山村名犁頭石），好事的朋友拿出指南針來測度，墓穴正好面向正南方，而前面羣山之後，馬鞍雙峯聳立，中間鞍型正好構成一個微笑咀型。我們稱妙一番後，續登大青山頂。在欣賞印洲塘景色的時候，心中湧起一番思潮。中國人深信死後葬於佳穴，可以福蔭子孫。想來，樸素山民不慕富貴，安份知足，他們所嚮往者便是此常樂的微笑。能日夕面對歡容，死亦何憾。我對這份崇高的人生的敬意，悠然神往。

東北半島特多名穴，知者如「仙人躡足」、「百鳥歸巢」、「貓兒洗臉」、「黃狗相連」

用則行；舍則藏——也談手杖

記得十多年前看到一份旅行隊慶慶的特別，其中有一篇談手杖的文章，用了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句話來形容手杖，予手杖以「人格化」——一個慎於行藏的偉大人格。我嘗以手杖比喻劍士的劍。一個旅行者必有其心愛之手杖，正如一個劍士愛其寶劍一樣。這柄劍無須削鐵如泥，但必是劍俠最稱心的武器，劍在如人在，一柄劍實際上已溶化了主人的性情形貌，身劍合一。一根手杖予一個旅行者亦然，必須是旅行者採自深山，親手煉製。杖頭上的刀刻正好代表了他的情貌。所以好劍不

須多，一柄足矣。

香港可作杖材之樹木極多，最普通者為番石榴木與盲雞櫟。山橘更為理想但得來不易。幾年前筆者有一番石榴木手杖，既少文飾，上刻一拙劣猴頭，看來殊不起眼，但伴我山行不下百數十回。一次在大嶼山不慎假他人手失落了，至今想來，猶是耿耿於懷呢。

浪茄——十年人事，幾度滄桑

得知浪茄村私營戒毒所遷往晨曠島後，乃於暑假前往野營（前後兩次共六日四夜），不期灣內遊艇羣集，沙岸上彩帳繚繞，人聲雜沓。近山坡草地則已長草沒腰，荒廢蕪雜。唯一水源老虎坑陂水塘則如同大浴池，食水苦澀惡臭，竟非數年來心繞神馳的浪茄面貌。初訪浪茄在十一年前聖誕節，當時已成廢村，陰森可怖。筆者和三個少年朋友均是初次於野外露宿，在岬咀旁架營恐潮漲，半夜遷營又在沙灘上遇鬼火，倉皇奔入村中，在教堂中渡過了畢生難忘的平安夜。兩年前重訪該村，則某教會牧師數人正在大事開墾，披荆斬棘。我們當晚參加他們的宗教崇拜，各人得到一小冊約翰福音。如今仍放於抽屜之內。七四年暑假長征西貢，因礙於戒毒所關係，祇駐營浪茄仔。途經此地，一遍青蔥寧謐，不意今日來遊，又改了一番面目。十年人事，數度滄桑，情如故友的我對此徒增惆悵而已。

聞說香港政府將關西貢為兩大郊野公園，不知浪茄是否能入範圍之內。若得有識之士，把浪茄建設成一個有規模管理完善的野營中心，則是此區之幸，野營愛好者之福了。